

岸

尤·邦达列夫

当代外国文学



岸

〔苏联〕尤·邦达列夫 著

索 熙 译

聶 然、天 士 校

ЮРИЙ БОНДАРЕВ

БЕРЕГ

据“Роман-газета” №23,24,1975 译出

本书由南京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外文系的石国雄、杨岱勤、张敏、张家霖以及沈治、宋东方、方福娟、李忠清、曹曼西、张才兰、向日芳、韦韞华、莫琮同志翻译，磊然、应天士同志校订全文。

封面设计：秦 龙

岸
AN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46,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8 $\frac{8}{8}$ 插页 2

1986年8月北京第1版 198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500

书号 10208·236

定价 3.10 元

目 次

第一部 到彼岸	1
第二部 疯 狂	117
第三部 怀 旧	423
附：论邦达列夫的长篇小说《岸》.....陈敬泳	572

第一部 到彼岸



第一章

巨型客机的喷气推进器在九千公尺高空轰然呼啸，在舷窗厚玻璃的外空，那阳光普照的北极严寒里，巍峨得眩目的宛如白糖般的冰山闪耀着，沿着地平线飘浮。冰山下，密密层层的暗云遮覆着的白茫茫深处，留下了好象被遗弃的大地。

人们在苍穹中微微震颤着连续飞行，尽管知道云层之下是可怕的深渊，但是，由于阳光的辐射，由于在机场久待后终于顺利启航，于是在温暖的座舱里便活跃起来，大家感到舒适惬意。直射的阳光映现出座舱里到处弥漫着的层层烟雾，此时此刻，烟味儿也特别好闻。乘客们解开安全带，放低软椅靠背，坐得更舒服些；到处是翻阅报纸的沙沙声，这些报纸是由两个身段苗条、笑容妩媚的迷人的空中小姐（似乎是神话般地从国际航线时刻表的广告上走下来的）分发的；大家嚼着起飞时分发的夹心糖，这也是空中小姐几分钟前带着迷人的微笑放在托盘上送来的；接着，座舱的各个角落里响起了俄语和德语的交谈声——充溢着旅途舒适、安逸的情绪，希望以后的一切都象刚才那样顺利安乐。

最初在机场上产生的那种摆脱了一切家常琐事的自由

自在的感觉，现在，在机舱里，在舷窗外漫无际涯的充满阳光的高空中，在功率强大的推进器震耳欲聋的吼声中，在耳畔听到的外国话声中，在令人愉快的天堂般的座舱里，以及顾长的空中小姐——这些在空中维护精神安宁的纯洁天使——的亲切微笑，使人们的感受带有宗教的神圣色彩，如同释去枷锁，悠然自得。尼基金常有这种不以飞行为苦的心情，他疑问地斜睨了一下同伴萨姆索诺夫，这两人还从来没有一同乘过飞机。

萨姆索诺夫的圆鼓鼓的腹部还束着安全带，他转过头，以好奇的眼光漫不经心地投向过道那边的邻座。那里，三个上了年纪的，看上去象是旅游者的德国女人，一边翻阅膝盖上的杂志，一边大声交谈，并用烟雾袅袅的香烟指指座舱前面空中小姐走进去的门帘。透过推进器的音响，尼基金听出“吃”、“早饭”^①这两个词。他想随便聊聊，就愉快地说：

“普拉托沙，别去听别人谈话。她们在谈什么？我想，一定是在谈此刻必不可少的早饭，对吗？要是能吃点冻鸡，喝点矿泉水倒也不坏！”

“德国女人是饿鬼，”萨姆索诺夫叹了口气，回答说，“她们说，还是拂晓在‘大都会’饭店吃的早饭，还想再吃点东西提提神。她们是科隆人，可爱的女人……只要一听到这种语言，我就有过敏反应，简直象中毒。战争期间我跟他们这

^① 此处原为德语。

种人谈够了——一辈子够受……”

“不，普拉托沙，喝点白兰地再吃冻鸡，这在飞机上是必不可少的东西。”

萨姆索诺夫松开安全带，摸索着按钮使椅背向后倾，笨拙地向后一靠，鼻子里呼哧了好一会，颧骨宽大的面孔转向尼基金，那疲惫的、宛如圣像上的眼眸望着对方，眼神里没有常见的那种讥讽，而只是流露出一种忧郁神情，迟疑着是否要研究研究尼基金为什么逗乐的原因。尼基金此刻好像是一语道出了一个无所用心的旅行者的哲学：无忧无虑地偎靠在椅子上，一心只想冻鸡和矿泉水。

“我看得出，瓦吉姆，你对这次游历的开头很满意。是啊，总有什么在等着我们。”

“你知道吗，我高兴的正是能同你一起到德国人那里去，普拉托沙。”尼基金说。

“彼此一样，”萨姆索诺夫含糊地低声说，“这种情绪适逢其时。”

他们相识有十五、六年了。这些年来，他们走过的道路不少是交错在一起，甚至常常是相连在一起的。两人写的书几乎也是同时出版。尽管他们的作品风格迥异：尼基金的作品粗犷激越、热情奔放，萨姆索诺夫的散文则平稳细腻；这和他们两人的言谈举止却又不可思议地截然相反，——一些评论文章谈到战后一代作家时，总是将他们相提并论。尽管他们俩都知道彼此在许多方面都不相同，但他们总是互相吸引着，这是因为他们这代人都经历过战争，共同的体

验将他们联系在一起，还有在他们相识多年的交往中形成的某种不可捉摸的东西，它有时隐藏在半开玩笑的讥讽中，甚至晚上打电话闲聊时也是这样，比如：“你神气起来啦，瓦吉姆？为什么电话也不打来？躺躺沙发，抽抽香烟，坐享清福啦？什么时候你才能把中篇小说凑合出来，大作家？雇用黑奴了吗？读完了，读完了。你的那位教授写得还可以，渡口上那位细眼睛的姑娘也还可以，至于将军嘛，完全不可信，你把一个将军写成个小知识分子罗，这样的人是没有的。好吧，等着瞧吧，等我的巨著一旦问世，你们这种人就成了晚辈了。”“我不怀疑，普拉托沙，我在等着你那惊人的大作出版。”“等着瞧吧，尼基金，等着吧，你还会在我的书上落下伤心之泪呢。”萨姆索诺夫在电话里笑了，然后又背出一句简短有力、妙趣横生的俏皮话。“怎么样，嫉妒了吧？在扯头发了吧？就该这样写作，我的孩子。我三年才想出一个结尾。唉，你们这种人还是一群毛孩子呐！”

萨姆索诺夫写作起来慢得要命，一天只能写几行，写一段。他煞费苦心、疑疑惑惑地挤出几个字眼，然而又将信将疑。他讨厌修饰语，可是文句里又用了许多，甚而至于到了极为冗繁的地步，即使这样，他的文笔也还是细腻的，特别是作品结尾的章节尤为出色。然而，当有人向他提到其文句有些累赘时，他往往一字一抠，使劲儿进行反驳，争得面红耳赤，脸色发紫，同出版社的编辑们吵得不可开交，弄得一些批评家怕他大发雷霆，怕他会火冒三丈。有人认为这个人爱大喊大嚷，令人难以理解，他会毫不客气地对写作

界的同行进行粗暴的“骑兵式的袭击”，因为有时他偶然在俱乐部的走廊里遇见某个不够谨慎的批评家，他竟然会暴躁地冲着人家喊起来：

“你们这帮苏格拉底，不见世面的真理爱好者，你们在喝酒的时候只会翻来覆去地唠叨一些叫人腻烦的定理吗？你们喜欢含含糊糊的电报文体吗？我可不是报务员。我写得太详细了吗？我以后还是这样！你们在这里嘟哝的那一套，我统统瞧不起，统统置之脑后！你们的时髦话和你们那种妇女例假时的唠叨焦躁劲儿，害得我消化不良。我温存地热爱和拥抱你们，我这就去药房买点蓖麻油来清清肠！”

萨姆索诺夫的这种顽固执拗激怒了许多人，为自己树敌不少，同时也赢得许多崇拜者（尊重他的坚定），这种勃勃劲儿特别使尼基金亲近他——从中可以看到过去部队中的典型代表人物的性格和当年必须具备的充分自信。……在出了第一本书之后，尼基金已习惯了萨姆索诺夫对他的态度。萨姆索诺夫带着妒意和特有的偏见读他的作品，言不由衷地夸奖几句，责骂一番，好象不肯说出最后的评价。同时，那张胖乎乎的脸上激动得泛起红斑，镜片后的眼睛变得湿润而忧郁，象患热病似的。在这种时刻，不知为什么尼基金便会想到：他的工作室是不舒适的，昏暗的，因为书橱占了很多地方，老式写字台上的墨水缸笨重得出奇，桌上乱七八糟地堆放着手稿啦、书啦、写满了又圆又小的字迹的纸张啦，纸上还留有咖啡杯底的圆印，因为他工作时不停地喝咖啡。

他还想到工作室角落里那张宽沙发床以及萨姆索诺夫坐在桌边和这张床上苦思冥想的情景。萨姆索诺夫精疲力竭地躺着，额头埋在枕头里，口中念念有词地搜辞寻句——一天早晨，尼基金在萨姆索诺夫工作时间去他那儿，见到他就是这副模样。

一想到萨姆索诺夫面对着一张白纸，搜索枯肠也找不到合用的单词之痛苦，尼基金就有一种近乎羞惭的感觉——他也使自己在桌边坐上几小时，尽管要作无止境的修改，但他写起来比较轻松，比较迅捷。因此，如果萨姆索诺夫的写作过程可以称为折磨人的苦役的话（他一天工作四小时），那他的工作就其持续性而言可算得上是加倍的苦役，但这对他来说仍然是一种乐趣。因此，每逢谈到萨姆索诺夫的著作时，他总是特别委婉和半开玩笑地说，他承认结构复杂句子有其必要性，因为应该受到责备的大概只是鸚鵡学舌的作家，那些把别人的成就算为自己发现的真理的恬不知耻的模仿者。他不想得罪萨姆索诺夫，因此，始终没有超越对后者开诚布公的界限。

“……别管他们，别管那些德国女人和早饭，”尼基金说着，把窗帘拉开些。“普拉东，你看看太阳，感触一下永恒世界，你就会忘却尘世的一切烦恼的……我诌的几句诗还不错吧？说不定还能抢掉诗人的饭碗呢！”

“我担心，你马上会对着座舱唱起歌剧中的咏叹调，”萨姆索诺夫低声说。“什么事使你这样高兴？”

“地面上是雾茫茫的一片秋色，而这里——纯洁明净，

蔚蓝色的天空，没有一丝秋意，多美好啊，普拉托沙！”

窗外，在寒冷的空间，高高的太阳发射出金属般灿然的光芒。凝滞不动的云层下面的无涯的白色平原上，糖块似的晶莹的巨大冰峰高低起伏，它们的顶沿默然地闪着反光。空中到处泛着雪色，这雪色和阳光一起，透过仰椅上方的烟霭，照进飞机的座舱。

萨姆索诺夫故意随便瞥了一眼舷窗上耀眼的玻璃说：

“你最好谈谈这个……汉堡的文学团体是个什么玩意儿？在搞什么名堂？他们的方针又是什么？把窗帘拉起来，太刺眼了……”

尼基金把窗帘拉上一半，窗框咯吱响了一声。他问：

“究竟担心什么，普拉托沙？”

“我想知道，到了西德我们将碰到些什么样的人？这不使你感到不安吗？”

“据我从那位赫伯特太太的来信所知，他们约请世界各国的进步作家举行会见，其中也有东欧作家。波兰人已经去过，我们是第二批。但这些你都知道了。”

“就算这样。总的来说是这样。那么这个赫伯特太太是何许人呢？”

“不清楚，”尼基金回答说，并用手指不留痕印地在窗玻璃上划着“赫伯特”这个姓。“根据她的签名来判断，这是个穿着白花边领衣服的老太婆，有着良好的贵族式教养，爱好俄罗斯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托尔斯泰——喏，你来读读她最近的来信……”

他拿出笔记本，取出夹在里面折成四叠的信。萨姆索诺夫展开光滑的白信笺，上面密密地打满了字。他微微动着眉毛，开始朗读、翻译、评论它：

“尊敬的尼基金先生！（哈，你原来是位先生。那么，一切也就明白了……以前人家怎么没有看透你这一点，没有教皇面前把你揭穿？）汉堡市文学俱乐部主任为邀请欧洲各国作家参加圆桌会议……（这些圆桌会议变得多时髦，这个桌不是一桌宴席，这个圆是要把你身上磨得圆圆的。按愚见，就是说，磨去你的棱角），就当代文化交换意见，以‘作家与现代文明’为题，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讨论，不管作家生活在哪个国家里——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还是东方共产主义制度下。您的三部小说，尼基金先生……（小说，尼基金先生，我得向您指出，照欧洲的理解就是长篇小说，请记住，尊敬的。）”

“往下念。”

“我念下去……已在西德由韦伯出版社翻译出版，《星》、《明镜》杂志上论及您时，把您比作东方兴起的明星。您的近作《后退之路》在我们的知识分子和青年中享有盛誉……（你看，有什么办法，成为西方读者的宠儿了。你征服了西方，用自己的《路》打倒了所有的人，可还带着一副谦虚的样子坐着，就象个普普通通的人似的！）”

“胡说，胡说，可是你得注意！”

“……我还要愉快地告知您，您的书在我的书店里两星期内就销售一空……（喔，你准备好箱子去装稿费吧，哪怕

只拔它一撮毛也好……叫资本主义彻底破产，让他们伸手去乞讨。)”

“念吧，念吧。”

“……著名的文学教授和罗特伏尔出版社的评论家孔茨博士断言，您是写悲剧的天才，他说，您有两个血缘父辈——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可是我想，您更接近契诃夫，虽然您最近这部小说的结局很悲惨，看了令人心情十分忧郁！您如此无情地使自己的主人公在战争开始时就死去，使人读后热泪盈眶，久久不能摆脱哀伤。这是多么悲惨。（你看，没想到这位太太还是个活跃的评论家，把你批评得很厉害。原来你还是个悲观主义者，是个悲剧的歌手啊！）”

“如你所见。”

“……尼基金先生，请原谅我冒昧地谈了我的看法，但这不过是在私人信件里说说，如果这种看法多少有些使您见怪的话，请别介意。作家应该除了自己谁的话也不听……（喔，这位太太看来有点滑头，向你灌输作家要独立思考的说教了！辩论已经开始了——如此而已。）”

“念下去。”

“……文学俱乐部切望您来访问。已于八月二十日发出邀请，~~但至今未蒙答复~~。恳请您回复我们，您是否很快能来汉堡。如果您能在七月十日至二十日之间来访问我们的城市，我们将尽力使您在逗留期间过得十分愉快。如果您不会讲德语，欢迎您随带翻译来。请接受您的译者出版者韦伯先生怀着尊敬和感激的心情的致意。顺致最好的祝

愿并恭候光临。文学俱乐部成员，赫伯特太太。又及：请将行期告知，我将在汉堡机场迎接。希望我能根据您书上的作者像认出您，当然，如果您没有很大变化的话。”

“真一有趣，有一意思，”萨姆索诺夫说着把信还给尼基金，鼻子吸了一口气，忧愁的、圣像般的眼睛仰望着舱顶。“他们也欢迎带翻译去，作为外委会的匿名成员前往，真美！我当翻译，更是加倍地美！扔下自己写了一百二十页的小说，飞往汉堡，象个傻瓜蛋那样为你受罪。为了得到什么好处？要偿付我，白兰地是不够的，就是这么回事！但是，为什么要我当你的翻译呢？你自己也能看懂，也能讲德语嘛！①是要我做你的随员吗？”

“拿我的德语程度跟你的相比，实在叫人伤心。”尼基金回答说，“普拉东，我就是要你和我一起去。并不是去当翻译，这只是给外委会装装门面。我们俩在一块，各方面都好办些。”

萨姆索诺夫摘下眼镜，用拳头揉着眼睛，大声打了个呵欠，声调不自然地说：

“我可怜你，尼基金先生，因为西方不知为什么开始非常令人可疑地向你表示亲善。可得小心点，别弄得晕头转向，别骄傲自大，忘乎所以，我是根据来信和其它……我担心，电影会腐蚀你，还有轻易得到的金钱和象赫伯特太太这一类型的形形色色的西方崇拜者。不要飞行时候象个天

① 此处原为德语。

使，落到地上就变成了魔鬼。”

他又打着呵欠，象鲶鱼似地张大了嘴巴，发出拖长的“啊哈—哈—哈—啊”的声音，于是尼基金笑起来说：

“我将努力遵循你的教导，普拉托沙。打起呵欠来你也是最高级的天才。想睡觉了吗？”

“那么，东方的明星，各方面仔细地想一想，盘算盘算，考虑考虑，斟酌斟酌今后怎样生活吧，而我要睡觉，睡^①五分钟。”

萨姆索诺夫两手交叉在胸前，合上眼睑，鼻子深深呼吸着，脸上现出不问世事的、痛苦而生气的神态，一个终日操劳过度的人在休息的时候常有这样的表情。忙碌不安、机房的等候和长时间的谈话使他疲倦，现在他就打起盹来或者说他想打个盹儿。他那交叉在胸前的胖乎乎的手和他的姿态都表现出一个知道自己身分的人所特有的那种安详和尊严。

“现在可以把他当作什么人呢？”尼基金想。他心情愉快，设想用另一种眼光去衡量萨姆索诺夫。“一个富裕家庭的父亲，万事如意，胖得可爱，事业上一帆风顺。虽然一切都已心满意足，但还是要操心。还有什么呢？他为人明智，一丝不苟，爱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象是一个毫不怀疑真理的人。这是文学的联想。但为什么我要想这一点呢？是因为和他在一起我感到轻松——太好了……”

① 此处原为德语。